文通

實字卷之四

丹徒馬建忠

外動字四之一

動字者所以言事物之行也

物生而動物之性也動斯行矣夫行非必有自此達彼之形迹可指也凡事物之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有彼此之分而可以意之者亦所謂行也行之所包者廣故動字之爲數至爲繁賾然要不出乎兩種前卷已略言之矣一其動而仍止乎內也曰內動字一其動而直接乎外也曰外動字而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詞言其行之所自發者曰起詞公羊傳隱公元年云夏

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註云、加之者、問訓詁並問施于之爲夫施于者、卽行之所施也、止詞也、施者起詞也、然則動字之行可以施受二字明之者、有由矣、

姑錄孟子之文、以內外動字與起止兩詞、分註各字之下以明之

當堯之時、（記時之頓）天下（起詞）猶未平、（內動）洪水（起詞）橫流汎濫（皆內動字）於天下、（記處之頓）草木（起詞）暢茂（內動）禽獸（起詞）繁殖、（內動）五穀（起詞）不登、（內動）禽獸（起詞）偪（外動）人、（止詞）獸蹄鳥跡之道、（起詞）交（內動）於中國、（記處之頓）堯（起詞）獨憂（外動）之、（止詞）舉（外動）舜（止詞）而敷（外動）治（止詞）焉、（猶云於是）舜（起詞）使（外動）益（止詞）掌（外動）火、（止詞）益（起詞）烈（外動）山澤（止詞）而焚（外動）之、（止詞）禽獸（起詞）逃匿、（內動）禹（起詞）

疏外動九河，止詞瀹外動濟漯，止詞而注外動諸代之於二字，止詞於介字之海，於字實次決外動汝漢止詞排外動淮泗止詞而注外動之亦代之於二字，止詞於介字江，實次然後狀字，記時中國起詞可得皆助動字而食此作內動也，助字，煞句，以決事之理也故凡外動字概有止詞，而其意始伸，以其行之必及乎外也。

內動字皆無止詞，以其行之不通乎外也。揚雄傳昔者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去墟歸熾死亡存霸入喜出懼十二字，皆內動字，以惟言作者之行，而其所發之行，全存於發之者之內也。王吉傳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休俛仰屈信進退步趨九字、亦內動字、蓋惟言作者所發之行、而其行之效、不及於外也、至利實吸吐練專積適養九字、爲外動字、以其行及乎外、有止詞以受其所施之行也、文六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爲制正辟董由治本續出十字、外動字也、蓋其行之施諸外、皆有止詞以見其效也、出字外內動字皆可、在所驅使耳、

論外動字、

外動行之及於外者、不止一端、止詞之外、更有因以轉及別端者、爲其所轉及者、曰轉詞、轉詞例有介字以先焉、介字不外於

以爲與自諸字而轉詞、介字一視外動之行而各異、

凡外動字之轉詞、言其行之所歸、與所向之人、或所在之地、則介以於字、而位於止詞之後、

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一讀、施外動字也、仁政其止詞也、民爲轉詞、介以於字者、以民爲仁政之所歸也、於民在仁政之後者、轉詞後乎止詞也、下同、又云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一句、託外動字、其妻子止詞也、其友轉詞也、介以於字者、以友爲託字之所歸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父母與鄉黨朋友爲交爲譽之所向也、故介以於字、又云其有功於子一讀、

於子者乃功之所歸也有字用法另詳又云昔者有饋生魚
於鄭子產一句於鄭子產者言饋魚之所歸也又云百里奚
自鬻於秦養牲者意同上又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
讀曰於是人者爲大任之所歸也 [文二 大夫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 於敝邑之地者言釋憾之地也 [成十三 猶願赦罪于
穆公又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又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
福于先君獻穆] 于穆公于我于先君獻穆各爲其行之所向
也 [樂毅列傳短樂毅於燕惠王] 於燕惠王者言所向短之人
也 [後漢崔駰傳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甯之域] 於域者言
斯世所措之地也 [蜀公行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

於上於人者、言所向言之人也、老莊列傳反舉涬溟之萃而加之於功實之上、於功實之上者、言所加之處也、書成王墓誌銘痛刮磨來習、受已於學、於學者、言己所向也、又還王于衛以直前嫌、于衛者、言還王之地也、隱四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隱五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於鄭、言怨所歸、於諸侯、言寵所自、於軌物者、言所納之處也、孟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於巨室者、言罪之所向也、至如孟子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又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云云、於天下者、一言政之所在、一言敵之所在、又願留而受業於門、一句、於門者、言受業之地也、又河

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於河東言民移往之地也、

轉詞指人或爲代字或爲名而字無過多者則先諸止詞而無庸介爲轉詞指地而字數亦少者則仍後止詞介字間删焉、孟子噲不得與人燕 人名也單字與字之轉詞今先於燕燕、與之止詞也蓋猶云子噲不得與燕於人也 又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 授孟子室者猶云授室於孟子也今孟子轉詞先乎室之止詞、介字不用、又文公與之處 與之處者猶云與居舍之處於彼也之代字而爲轉詞也、由是湯使遺之牛羊、又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又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又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又能與人規矩諸 曰遺之牛羊曰

與之天下曰餐之食者轉詞爲代字而先於止詞曰饋孔子蒸豚曰與人規矩者轉詞爲名而先於止詞也論冉子與之粟五秉與之粟者與粟於其母也韓非列傳李斯使人遺非藥遺非藥者遺藥於非也至樂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猶云吾使司命生形以與子爲骨肉以與子反父母妻子閭里知識於子也廉相如列傳秦王無意償趙城償趙城者償城於趙也滑稽列傳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賜之酒者賜酒於彼也莊八祖而示之背示之背者示背於彼也吳十一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賜之屬鏤者

賜以屬鏤也樹吾墓檟者樹檟於吾墓也開元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分之都城者分都城於彼也僖二十三野人與之塊

解同上張中丞叙後授之柄而處其下言授柄於彼也韓拼

愈與李賀書言與書於李賀也平淮西碑天既全付予有家

猶云以有家付予也公隱元公將平國而反之桓項羽本紀

昭之居源逍遙游梦王貽我大瓠之種四句皆代字轉詞先

置者也

孟子萬章校人畜之池畜之池者畜魚於池也池指所畜之

處也今删於字語較遒勁又驱蛇龍而放之菹言放之於菹

也又象至不仁封之有庳言封象於有庳也有庳所封之地

也。鄒同上。管晏列傳：遭之塗。遭之塗者，猶論語之遇諸塗也。諸，代之於二字，故遇諸塗者，即遇之於塗也。封禪書：故作畦畤櫟陽。作畦畤櫟陽者，作於櫟陽也。項羽本紀：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及之齊者，及之於齊也。僖二十三年傳：乃送之秦。猶送之於秦也。別本作送諸秦。馮唐列傳：陛下下之吏。下之吏者，下彼於吏也。吏，言所下之處也。平準書：令顧輸家之半，縣官助邊。猶云輸家產之半於國也。縣官者，亦言所輸之處也。滑稽列傳：封之寢邱四百戶。言封之於寢邱也。季布列傳：乃賣而置之田。言置之於田也。襄二十五年傳：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言枕尸於股也。股，言所枕之處。張釋之列傳：屬之廷尉。猶

云屬於廷尉也，廷尉言屬之之處也。哀六請就之位，言就商
之於位也。燕策賜之鴟夷而浮之江，言浮之於江也。燕策之
傳皆得以粟入穀此入郡縣矣，言入穀於此入郡也。楚策趙
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與定三唐人謀竊馬而獻之
子常同一句法，惟轉詞不言地而言人者，皆以言物之所歸
也。柳州羅堂詩以其人之安公也，後論之矣，鎭轉詞言所歸
之處也。昭十五王唯信吳，故處諸蔡，言處之於蔡也，常例也。
諸代之於也。酷吏列傳時薦言之天子，與藺相如列傳請奉
盆缻秦王以相娛樂，兩句天子與秦王皆轉詞指人，後乎止
詞而亦刪於字者，言所歸耳。

轉詞不言所歸而言所從所自者，亦介於字而位後止詞。

孟離婁學射於羿，學射於羿者，自羿學射也。於羿轉詞位於射後，射動字而爲名也。又孟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言自子噲受燕也。又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言自水火之中也。衛青列傳免子於厄，猶云出子自險也。進入誅屨於徒人費，猶云自徒人費誅求其所失之屨也。

動字之有於字以介轉詞者，間易轉詞爲止詞，删於字而位於動字之後，又以以字介止詞，置諸動字之先，不先者惟司詞長者爲然。

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猶云天子不能與天下於人也。人

爲轉詞、今易爲止詞、位後與字、天下本爲轉詞、今爲以字司詞、置諸與字之先、（隱十一 齊侯以許讓公）猶云讓許於公也、公爲止詞、位於讓字之後、許爲以之司詞、置諸動字之先、（僖二十四 及河子反以璧授公子曰、）猶云子反授璧於公子也、（徐無鬼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猶云分德財於人也、（孟嘗君列傳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之何人、而忘公家之日損、）欲以遺何人者、欲遺餘藏於何人也、所不知之何人、本轉詞也、而爲止詞、置諸遺字之後、以之司詞、蒙上文而不言、詳介字篇、（蕭相國世家 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以與相國者、與書於相國也、（廉頗列傳秦亦不以城予趙、

趙亦終不予秦璧、不以城予趙者、不予城於趙也、張禹傳李以肥牛亭地賜禹、猶云賜肥牛亭地於禹也、儒林傳臣以前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同上、外戚傳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亦同上、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以之司詞長故後置也、樂毅列傳今猶啗秦以伐趙之利、以伐趙之利後置者同前、曹成王碑誌銘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以家事轉詞也短則先置、許國公神道碑少誠以牛皮鞮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貲少誠、兩以字司詞皆先動字、胡良公墓神道碑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同上、張禹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

焉、以天變轉詞、短而後置者、句意未絕也、用王氏事者、以正
氏事也、用以也、又秦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將亦以也
凡外動字之轉詞、記其行之所賴用者、則介以以字、置先動字
者常也、蓋必有所賴用、而後其行乃發、故先之、
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三公轉詞、即所用以易者也、故
以以介焉、而先乎易字、其介者、止詞也、又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以道以身、皆轉詞、即所執以殉者也、
至如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士未可
以言而餘同上、言是以言餂之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

之、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曰將以釁鐘、諸句其轉詞皆介以字而置先動字、若附之以韓魏之家、申之以孝悌之義、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蔽之以天下、夫子教我以正、又殺人以梃與刃、諸句轉詞介以以字、置於止詞之後者、蓋止詞概爲代字、而轉詞又皆長於止詞句、意未絕耳、封蘇秦天子以他縣償之以他縣、轉詞所用以償者也、之其止詞代字也、而不曰償之以他縣者、此乃緐何不若前引諸句皆在段中故也、且文無定法、先後在所驅遣耳、歐元繳策尸瞽子、同上、此後直接瞽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云、則知以瞽子置於繼之後者、所以爲下文頂接地步、

最史傳所習用者、且此句乃過脈、非煞句也、汲鄭列傳使黯任職家居、無以踰人、無以踰人者、無有所以踰人也、以之司詞隱而不書、宣十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訓之以云云者、與事之以皮幣同一解、天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以之司詞指上文、後書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仁義刑罰、皆所藉以誘進束縛之者也、止詞不言而喻、徐無鬼無以汝色驕人哉、列禦寇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叔孫通列傳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馮唐列傳文吏以法繩之、柳子厚墓誌銘願以柳易播又論語云禦人以口給、皆此例也、

以字司詞先後乎動字無常、史張釋之列傳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相高者、自相高也、自相者高之止詞也、亟疾苛察、靜字

而名用也、即所恃以自高也、

其他轉詞、有用與字、有用爲字爲介者、則皆先乎動字、而各視

其意爲別、

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與之聚之者

與民聚所欲也、之轉詞、與字司焉、置先動字、又與其妻訕其

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與其妻、轉詞也、又聖人與我同類者、與

我者、轉詞也、又王誰與爲善者、即王與何人行善也、湯居亳

與葛爲鄰者、與葛相爲鄰國也、故誰與、與葛、皆轉詞也、項羽

本紀臣請入與之同命、與之者轉詞也、匈奴列傳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與我者轉詞也所界者動字與其止詞也、賈誼列傳陛下誰與、誰與領此、誰與領此者與誰領此也東方朔傳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寬、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云何與、猶言何如也愚謂何與比哉、猶云諸人之中將與何人相比耶、何誰皆詢問代字、爲司詞、則先其所介也、有解作何如比哉、是與以上諸人一切相比、而特問其比之之式耳、人間世彼且爲嬰兒

則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則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

崖、則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三與字皆介轉詞也、

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折枝者動字、與其止詞也、爲

長者、其轉詞也、置先動字、又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爲我者轉詞也、又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爲之

者、亦轉詞也、又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

家、故爲淵歐魚者獺也、爲叢歐爵者鸇也、爲湯武歐民者桀

與紂也、諸何皆以爲字介轉詞焉、河渠書於是爲發卒萬餘

人穿渠、爲發卒者、爲莊熊羆之言而發卒也、爲之司詞蒙上、

大宛列傳具爲天子言之、爲天子轉詞、先乎言字、之者止詞

也李斯列傳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爲子與丞相者轉詞也、張陳列傳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爲天下轉詞也、李將軍列傳無老壯皆爲垂涕、皆爲垂涕者爲之司詞蒙上文也、公羊傳三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於君者以君可以爲宗廟社稷主也、所爲者言其故也、爲後乎所字者常也、隱三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所爲者指上文美而無子也、趙策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排釋解三外動字各有止詞皆以爲人爲轉詞先置、趙策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爲臣轉詞也投杼外動與止詞也、齊策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

分天下爲秦相烹秦曷不出薪爲秦者轉詞也相割相烹者、自相割自相烹也、齊策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爲君轉詞、燕策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爲燕昭王者轉詞、前引轉詞皆先其動字、

教告言示諸動字後有兩止詞一記所語之人一記所語之事、先人後事無介字以繫者常也、

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教字後兩止詞、一民者所教之人也、稼穡者所教之事也、先人後事、兩者並置、而無介字以爲繫者也、燕策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示字後、之代字指所示之人也、謗書一篋者指所示之物也、隱元公

語之故且告之悔、語告兩字後之指告語之人、曰故曰悔、乃告語之事、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上林尉所問之人、諸禽獸簿、所問之事、又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愼夫人指示之人也、新豐道、指示之處也、荀子仲父不當畫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我代字、所語之人、其後乃所語之事、魏其列傳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所請之人、城南田、所請之事、王癸才序友原王埛示余所爲文、余代字、所示之人、其所爲文、乃所示之事、王尊傳劾奏尊妄誣欺非謗赦前事、尊者所奏之人、後乃所劾之事、又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同上、凡褒貶賞罰諸動字、閒同此例、故張釋之列傳有

廷尉乃當之罰金又云吾欲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諸句兩之字皆言所罰之人曰罰金曰族則所罰之事也

爲字以決是非則爲斷辭已詳於前爲字有作爲之解者則爲外動字合於名字以言所處之境與所作之事爲常至徵拜成化諸動字與以字後所有爲字用如斷辭者其常而解如作爲者亦數覯也

孟孟子致爲臣而歸　臣名也爲字合之即以言所處臣子之位故致爲臣而歸者猶云辭齊卿之位而歸於家也　又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　都名也而爲合之王之爲都者猶云王臣居治邑之職者如是有爲神農之言者願受一廛而爲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論語云、其爲人也孝弟、又其爲人也發憤忘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大學云、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辭語、凡爲字合於名字、皆以言其所處之位與所作之事、賈誼傳、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犬馬自爲官徒自爲者、卽自爲犬馬、自爲官徒、犬馬官徒先乎爲字者、用若狀字也、猶云已將作爲犬馬、已將作爲官徒也、酷吏列傳、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爲人小吏、爲人上者、猶云方其處乎人下、方其居於人上也、項羽本紀、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猶云人方刀俎自處、魚肉待我、

辭之何爲也、酈生列傳父老何自爲郎、猶云身居郎職也、又臣父故爲代相、猶云臣父曾任代相之職也、陳湯傳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爲人同前、叢府君墓誌銘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爲此邑人者、作爲此邑之民也、許國公神道碑不幾爲子弟華靡遨遊事、鄭君墓誌銘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三引爲字、皆有作爲之解、原道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爲道爲教者、即所以立道設教也、酷吏列傳拜都爲鴈門太守、此拜後爲字可解以作爲之意、鴈門太守乃爲之止詞、位在賓次、猶云拜都使爲鴈門太守

之官、又郅都遷爲中尉、郅都、乃起詞、遷受動字也、爲可視爲斷詞、中尉與郅都同次、猶云郅都被遷而爲中尉也。又湯爲茂陵尉、爲字可有兩意、又廣平聲爲道不拾遺、聲動字也、聲後爲字解作斷詞、猶云廣平之治聲、傳爲道不拾遺、云大抵徵拜封調諸字後爲字解以作爲者、亦可前於同次節內皆作斷詞、於義亦通、而句法則兩意皆同、

以爲二字、經籍習見、其爲字或爲斷詞、或爲動字、已詳表詞篇內、茲不贅、引以爲二字共有五解、今各引書以明之、賈誼傳進諫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以爲解意謂也、此其一。漢鄭傳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

家、其一以爲者、仍解爲謂也、皆以爲奴婢者、猶云皆以胡人當作奴婢也、故爲字作動字用、陸賈列傳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爲字作爲也、此其二、魏公子列傳千人皆以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兩爲字、皆斷辭也、萬石君列傳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言因姊是美人故也、此其三、孟嘗君傳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劣小丈夫耳、始以云云者、猶云初以薛公如此也、則爲字仍爲斷詞、而以字有意度之解、此其四、人間世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以爲者、以被也、猶云以被不知己者詬厲也、故爲字乃受動字所習用也、詳下、此其五、表詞同次

篇內所引諸句、可參詳焉、

謂言諸動字後、所有頓讀、皆爲止詞、謂與爲兩字、雖互用而不必同解、云字用不一式、而剝解各異、皆當明辨者也、

論子謂子賤、又子謂仲弓、謂者稱其人也、子賤仲弓乃所稱者、其止詞也、周語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後患、謂者、述也、其後乃所述者也、對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又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者、猶前文所謂之事、修身在正其心者、與齊其家在修其身者、即所字所指、而所乃謂之止詞也、成二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將謂君何者、有云將奈君何也、意以爲奉君命以師伐人、今遇其師而還、是

心無君矣、其將稱君爲何也、如是謂字仍原解、君止詞、而何乃君之加詞也、成十七君實有臣而殺之、其稱君何、其謂君何者、將以君道爲何也、孝文本紀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言將以天下爲何乎、其意若曰、將何以對天下也、凡成句不能泥於一解者、類多若斯、

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釋詞謂兩句內、爲與謂互文、同解、照註內云、爲下當有之字脫去、愚以爲兩句內爲謂兩字、當作原解、於意更順、蓋父子天綱、凡父在不能不是其子、故爲字作斷詞解、至君臣之倫、不若父子之重、故云君在而後稱之曰臣、則詞氣稍緩、謂字仍作稱謂之意、而爲

後之字非脫落明矣、穀宣二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又孟告仲尼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孰爲盾者、言孰謂盾也、子爲者、言子謂也、爲同謂之說也、前言君在斯謂之臣者、謂乃外動字也、故謂之者猶云稱之也、如用爲受動字、則止詞轉爲起詞矣、告生之謂性、此之謂大丈夫、離心之謂與諸句雖則遣辭之殊、仁付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僖五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則禮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負也、皆作之謂者、因止詞轉爲起詞、故之字亦先乎謂字也、詳下受動字篇內、

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乃訓釋之詞、故言後諸語皆可以爲止詞也、猶云所引之詩、其意謂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也、又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書維乎仁義也、同上、又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言者道也、語也、人之不善、其止詞、叔孫通列傳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兩言字、皆稱也、劉解德言盛、禮言恭、本義云、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以言訓作欲字未安、惟句法有欲字之義、愚謂德以盛言、禮以恭言也、至詩經諸言字、皆可訓爲語辭、與曰字無別、公文二大旱之月、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

矣、故以興害也、云災者謂之災也云者、稱也、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又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三引云字、皆謂也釋詞解作有字、未安、盈云者、承上文而釋其意之詞也、若以有能無能爲對待、實於本文不貫也、蕭望之傳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云若者、乃規橅之意也、故云者、謂也、有作爲語辭者、失之矣、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云至於大病者、謂或至於大病也、云者、謂也此句有則字爲承本有假設之辭

不必以云字強解如字也、蓋假設辭氣、可不言而喻、而釋詞訓引檀弓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之句、以證云作如字之解、究屬牽合、甘延壽傳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封師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所云也、未有所云者、未有所言也、常語也、而有解為未有所如何者、則嗜奇之失、僖十五歲云秋矣、成十二日云莫矣、云與曰字同解、可作巳字解、則與矣字相應、書二十九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周本紀其色赤、其聲魄云、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又若雄雉、其聲殷云、四引云字、皆以殿句、釋詞訓為然字、愚意猶顛述其所聞、或重述其所見也、而云爾者、則重述其所聞或

所見蓋如此也、公羊隱元年傳曰、衆去是云爾、穀梁隱元年傳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女奚不曰、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云爾者、重記其所言如是也、爾者、如是也、孫莊十四衆罪云乎、嗾所云乎、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云乎者、猶曰謂之乎也、哉、詠嘆也、是則云字、皆可訓作謂、云在句首者、解釋前文也、云殿句尾者、重述前言也、故述人口氣、皆以云字為煞者、猶云以上所述有如此者、

止詞後乎外動字者、常也、惟外動字加弗辭、或起詞為莫無諸泛指代字、其止詞為代字者、皆先動字、

論語、居則曰、不吾知也、知外動字、加不字、以弗之、其止詞吾字、

代字也、故先之、李廣傳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不我擊者、猶云不擊我也、魏公子列傳季子雖來、不吾廢也、皆同上、論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未之見也、未之能行、雖不吾與、毋吾以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歲不我與、豈不爾思、諸句皆有弗辭、其代字止詞、則皆先乎動字、吳語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齊語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賈誼傳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此之不爲者、不爲此也、與論語吾斯之未能信句同解、猶云吾不能信此也、之者明其倒文也、見之字篇、僖七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又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昭十三是匠

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昭二十五 傳句不余欺也、昭元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異十四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公隱三 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公文十五 非吾力不能納也、與晉不爾克也、諸引同上、孟望道而未之見、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所引經史皆同、凡止詞爲代字而動字有弗辭者、無不先也、

論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莫己知者、莫爲起詞、故己先於知也、孟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莫之或欺者、無人欺彼也、昭二十 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莫之奔、莫之救、同上、僖二十八 曰莫余毒也已、

逍遙遊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同上、庸驅而納諸罟擭陷井之中、而莫之知避也、言無人知所以避之也、蜀志諸葛亮傳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言無一人許之也、人間世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皆與上同、

平原君列傳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不外索者、不求之於外也、外作狀字用、則狀字先動字者常也、不在此例、賈誼傳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亡一有者、德澤無有一也、一先有字、然一乃約指代字、常先動字、非爲有弗辭而然也、食貨志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四方亡擇者、不擇四方

也、四方非代字、而亦先者、記處之語、用如狀字也、淮陰侯傳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兩俱二字、約指代字、先動字者例也、非為莫字也、上鄭相公書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一二者、亦約指代字也、取君書文錯雜之不如而不公論、誰之不如者、不如誰也、誰先如者、詢問代字也、非為不字也、且有之字、所以明其為倒文也、然則止詞之先乎動字者、亦多術矣、不可不辨、

有弗辭而代字止詞不先置、與無弗辭而先置、皆僅見也、孟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不曰髡未之嘗覩也、徐無鬼篇云、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云、

則本之當譌、似無不可、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不曰吾弗之爲矣、趙充國傳虜果不擊我矣、不曰不我擊矣、韓詩雖有詆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不曰將不之信矣、而是篇又云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句法同、而止詞之後先無定然究以先置爲常

則陽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猶云或使之莫爲之、皆出於人之疑心、非眞知也、或之使者之止詞、無弗辭而先焉、僖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指上文、乃徵問之止詞、無弗詞而先置焉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若爾吾哀、必衣夫子孫、是待與爾

不朽也、若爾吾哀者、若爾哀吾也、太傅董公行狀諸戎畏汝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大國之爾與也者、大國之與爾也、平淮西碑曰、度、惟汝予同、言惟汝同予也、送窮文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言人皆嫌汝也、頌風伯成伯雖死兮、人誰汝傷、言誰人傷汝也、揮雲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言火既災我、水既患我也、諸引皆代字止詞、無弗詞而先乎動字、以顯其句法也、

句中有兩弗辭者、則先者弗、其後者與無弗辭同、而代字止詞亦不先矣、魏其列傳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不曰莫之弗稱者、以莫弗兩字自相弗也、與句之無弗辭者

同用特識焉

凡止詞爲自字相字、槪謂之自反動字、其止詞先動字者、常也、己見代字篇內

自反動字有二、一外動字前必加自字、而其意乃達者、如自怨、自艾、自驕、自縱等語、蓋人凡有怨艾驕縱之心、必由衷發故也、一外動字之先加以自相等字者、以其爲止詞之故也、如自稱自號、相友相望諸語、蓋號稱友望諸動字、不以自相等字爲止詞者、常也、惟兩者用法無異、故不爲特別焉、

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侮者、侮己也、自爲止詞而先之、故侮之行、

己施之而己受之、謂之自反動字、亦可自毀自伐準此、鄭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宣四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劉二請自及於厠、鏡其列傳魏其者、沾沾自喜耳、酷吏列傳自勝之鼎張、任敖列傳張丞相由此自絀、後漢王丹傳其嫉惡刻厲、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倪寬列傳有賦如自將、自將者、自衛也、司馬遷傳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自列者、自明也、魏公子列傳於是公子立自責、又意者矜而有自功之色、諸引自字皆外動止詞、而先焉、以是觀之、外動字之可以自字爲止詞者、雖更數也、誠所謂自反動字、如自悔、自度自忖者、善無幾也、

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凡動字前加相字者、所以明其非成自一人也、故相窺相從、言男女兩人、先則彼此相窺、後則彼此相從也、貨殖列傳、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諸相字同上、更有加一轉詞、介以與字以先之者、皆以明交互之意也、封禪書、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與王者轉詞、而以與字爲介也、與王不相中者、言康后不與王相得、而王亦不與康后相得也、上于相公書、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亦以言其事與文章言語相等也、皆以言交互之意也、故史記張耳陳餘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句、相與者、但言兩人交互而無

分彼此也、

受動字四之二

外動字之行、有施有受、受者居賓次、常也、如受者居主次、則爲受動字、明其以受者爲主也、公羊傳謂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註謂伐人者爲客、長言之、見伐者爲主、短言之、皆齊人語、是齊人以短字之聲伐聲長、以爲外動受動之別、考經籍中凡外動轉爲受動、約有六式、

一、以爲所兩字、先乎外動者、

霍光傳、衛太子爲江充所敗、 敗、外動也、江充、其起詞、所字、指衛太子、而爲敗之止詞、故江充所敗、實爲一讀、今蒙爲字以

為斷，猶云衛太子為江充所敗之人，意與衛太子敗於江充無異。如此，江充所敗乃為之表詞耳。陳湯傳：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者，猶云湯為嫉妬之臣所係虜之人也，不言湯者，蒙上文也。嫉妬之臣所係虜一讀，係虜仍外動也。為字至耳字，則句矣。李斯列傳：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二世自言。淮陰侯列傳：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吾為兒女子所詐者也。王章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王吉傳：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老申列傳：無為有國者所羈。項羽本紀：漢軍卻，為楚所擠。傅常傳：不為

州郡所稱。李廣傳：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又爲校尉所辱。又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大宛列傳：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游俠列傳：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馮唐列傳：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與武相公書：退勇守專，米爲牢物者所識。答劉正夫書：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答侯書：自言爲闗下所知。以上所引，皆以爲所二字間於句讀，雖施受如常，已若轉爲受動之意，惟爲字之起詞，隱見無定耳。送溫處士序：愈縻於此，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爲有力者奪之，即爲有力者所奪也。

愚考先秦諸書爲所二字連用以成受動者實鮮見也

二惟以爲字先於外動

天下道術將爲天下裂天下裂一讀即天下所裂也天下裂之起詞其止詞乃所字隱而不言爲字先乎讀而爲斷詞其起詞道術也句法與前式無異此則先秦之書常常有之學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爲天下僇同上惟起詞蒙上有國者論不爲酒困猶云不爲酒所困也傳三十且君嘗爲晉君賜矣猶云且君嘗爲晉君所賜也襄十九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猶云能止則僅爲三軍所獲也游俠列傳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猶云諸公爭爲其所用也司

馬遷傳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僇笑、猶云重爲鄉黨所僇笑也、屈賈列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爲天下笑者、爲天下所笑也、其起詞蒙上文懷王、淮陰侯列傳誠令成安君聽足下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猶云亦已爲成安君所禽也、不言成安君者、蒙上文也、同傳云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故爲禽者、即爲所禽也、同傳又云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爲我禽者、亦即爲我所禽也、同傳又云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猶云終爲漢王所禽也、爲後不用其字、而用之字、見代字篇、故韓文守戒云、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

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卒爲之禽者即爲之所禽也今惟去所字耳刺客列傳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言皆爲秦所戮沒也不言秦者蒙上文

三外動字後以於字爲介者

論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屢憎於人者註云徒多爲人所憎惡也憎惡之情施自人而受於佞者今佞爲起詞而居主次人則介於字以明其憎惡之情所自發故憎字由外動而轉爲受動矣必介於字者明外動之行所自發也趙策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破

於人者爲人所破也、臣於人者、倣此、此以破人與破於人兩相比以見同一字之可爲外動與受動也、加是趙策云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荀子榮辱篇云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趙充國傳云、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史記項羽本紀云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而漢書改云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諸句以見同一外動字也、介以於字、則轉爲受動字矣、山木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物於物者、不爲物所物也、霍光傳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決於光者、爲光所決也、廉頗列傳以勇氣聞於諸侯、聞於諸侯者、爲諸侯所聞也、公隱四公子

羣恐若其言聞乎桓、言公子翬心恐如是之言聞於桓也、乎即於也。公傳二十一宋公於是釋乎執、走之衞、釋乎執者爲執者所釋也。屈賈列傳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漢書叙傳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賈山列傳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何也、司馬遷傳至激於義理者不然、雖說騑之爲戰昭昭也、昧於詩、書、於春秋云云、獨孤府君墓誌銘，齊於伯父氏、又其後上將有所根、不可於衆、坊者傳妻與子當養於我者也、與衞中行書方甚貧衣食於人、諸引外動字後、皆用於字、以介施者、而成爲受動字也。至外動字轉詞、本以於字爲介者、則轉爲受動之後、其轉詞仍舊、不可視爲施

者之介字、孟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諸舉字皆受動字、爲人所舉也、其後於字、乃記其舉之處、非舉者也、不在此例、又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行聽下三字、皆受動字、於民者、下字之轉詞、猶云、施膏澤於民也、故民非施者也、又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猶云以聞譽施於身也、故於身者、非施者也、皆非此例、以上三式、凡外動爲受動、皆見施者之名、以下三式、則有見有不見矣、

四、以見被等字、加於外動之前者、

孟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不見保者、不爲保也、保前加

見字而成爲受動矣、司馬相如傳先生又見客、師古云、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而某云見者加於我之辭也、近是案見客者爲人所見爲客也、以受動解之更爲簡捷、又乃今日見教、言受敎也、齊悼惠世家若反言漢巳破矣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見屠者、被屠也、汲鄭列傳以莊見憚、見憚者、爲人所憚也、又其見敬禮如此、言爲上敬禮如此也、蕭光傳甚見親信、又陛下未見命高廟、張禹傳報言雖切、猶不見從、刺客列傳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劉公墓誌銘明日領騎步十餘、抵丞饑、儲喜迎拜歎息、誠不敢以不見含望公、釋言不見斥以不肖幸矣、毛穎

傳曰見親寵任事、又雖見褒賞、終默不洩、諸引句內、動字前參以見字、即轉爲受動矣、兒寬傳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見謂不習事者爲人見以爲不習事也、猶云、寬儒生、而居法律吏之中、人皆稱之爲不習事也、故見謂者、即爲人所稱也、丙吉傳掾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言人見其爲能憂邊思職也、韓非列傳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兩見字、即漢書見謂之義、孟荀列

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見以爲者、則見爲如此也、故後用表詞、黃州事宜狀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見說者、聞說也、疑爲唐人方言、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見在者、爲人所見在於何處也、而見字讀若現字者、後世之說也、許國公神道碑今見在人、莫如韓錫、今見在人者、今爲世所見爲在者之人云、然韓文進學解云、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其意蓋謂不爲宰臣所斥也、則見斥二字反用矣、未解、平準書式何故見冤於人、見冤於人者、爲人所冤也、於人者、

明冤之所自也、與前式同、李斯列傳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禮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秋水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商君列傳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韓非列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原道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進學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諸引句、於動字加一見字、復介以於字、以言其行之所自發也、酷吏列傳錯卒以被戮、被戮者、爲所戮也、又被汙惡言而死、被汙者、爲所汙也、又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

刑、張敞傳身被重劾、皆同上、釋言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被言者、爲人所讒也、於一相者、其轉詞也、非爲一相所言也、猶云前有讒子於一相者也、論淮西事宜狀所以數被攻刼、又或被分割隊伍、皆同上、張敞傳數蒙恩貸、張禹傳受榛於陳、兩句則蒙受二字、加諸外動之先、與見字同、而凡言定爲某罪名者、則惟坐字是以、景帝紀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坐臧爲盜者、猶云坐爲臧罪如盜也、案漢法入罪曰坐、即定以歸入何罪也、賈誼列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後漢光武紀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兩坐字、有解作因也、緣也、亦可、總

之不失爲受動之意者近是、

五、可足兩字後、動字概有受動之意、孟、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猶云晉楚之富、非爲人所可及也、以可字先乎及字、及字卽有受動之意、蓋人所不可及者、其富、富爲及之止詞、今轉爲起詞而居主次、下皆倣此、又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言管仲猶且不可爲人所召也、又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民事不可緩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衛卿可得也、民可使富也、諸句可字下動字、皆受動也、隱元、蔓草猶不可除、而況君之寵弟乎、季布列

傳項氏臣可盡誅耶、封禪書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仙人可致也、霍光傳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淮陰侯列傳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賈誼傳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公羊莊十三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諸可字後所有動字、皆受動也、

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三足字後動字、皆轉爲受動、視於目者、猶云爲目所視也、餘同、又王由足用爲善、言其性質尚足爲人所用以爲善也、黥布列傳餘不足畏也、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

足遠、而公自行耳、秦策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韋公行狀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侯喜進士狀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論淮西狀泰山壓卵、未足爲喩、諸足字後動字皆受動也、

他如得當諸字後動字、亦有受動之意、然不常見、閱一先廟之極、又焉得立、又焉得立者、猶云太子將何以被立也、立在得字後、有受動意、答元侍御書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得書者、能爲人所書也、爲光傳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子爲姓、當廢、當廢者、應見廢也、廢在當字後、有受動意、

六、外動字單用先後無加、亦可轉爲受動、

此同三式、惟動字後無於字爲介耳、又同五式、惟動字先無可字爲助耳、

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所有格至誠正修齊治平諸字、皆單用先後無加、而成爲受動者也、孟迫、斯可以見矣、迫字動用、而爲受動也、又

豨行舊疆、淮陰侯列傳言聽計用、屈原列傳兵挫地削、胠篋篇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景帝紀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滑稽列傳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樂毅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

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魏其列傳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答元侍御書足下以孤直寡立事、斥不得立朝、進學解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與孟東野書各以事牽、不可合并、諸引行聽用挫削斬剖臚傷害使屈辱收陳反設植繫斥錄庸牽合并諸動字、皆受動也、而名化等字、後綴一爲字、亦可轉爲受動之意、陸賈傳名爲有口辯士、名爲者、爲人所名也、莊子知北遊云、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三國志王粲傳云、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遷徙封拜等字、亦然、曹相國世家云、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又云、拜爲假左丞相、諸句皆與上同解、惟爲

字後所有名代靜諸字、皆表詞也、必與起詞同次、同次篇內、
與論爲字節參觀可也、

內動字四之三

凡行之留於施者之內者曰內動字、內動者之行不及乎外、故無止詞以受其所施、內動之不得轉爲受動者此也、而施者因內動之行、或變其處焉、或著其效焉、要不能無詞以明之、是即所謂轉詞也、

內動字言去來之行、其轉詞記處者有四、曰從來之處、曰所經之處、曰所至之處、曰所在之處、

一記從來之處者、其轉詞概以自字爲介、而先後無常、

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反者記去來之行、內動字也、其從反之處衛也、介以自字、而先於反字、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之者到也、亦內動字也、其從來之處楚也、故介以自字、又孟子自楚之滕、同上 昭七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自楚者、言所從來之處也、今後於至字、 燕策、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燕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自燕自齊自趙、皆言所從往之處也、各先往字、 張釋之列傳、頃之上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從橋下者、言所從走出之處也、介以從字而不介以自字者、從自兩字同解、先於走出兩字、 坰按本

又從此道至晉軍、不過二十里耳、從此道同上、又於是大從西北而起、從西北者、言風所從起之方也、雖先起字、而參以而字者、以從雖用如介字、而其用與動字同功、古籍中以由繇諸字爲介者有焉、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由鄒由平陸、記所從來也、不介自而介由者、由卽自也、

二記所經之處、後乎動字、而無介焉、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過宋者、路過宋國、宋爲所經之處、後乎過字、而無介字以間之、凡經過涉歷諸字、皆內動字也、用以轉爲受動者蓋寡、以經過之行、仍止乎

發者之內、如過宋、乃過者自過、與宋無涉也、曰宋者、惟以記過者自歷之處耳、又三過其門而不入、過其門者同上、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過孔子者、身經孔子所在之處也、左傳十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涉潁者、過潁水也、同上、又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于魚齒之下者、記涉河之處而非所經之處也、故加于字、秦策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洛陽、蘇秦所經也、齊策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小過菑涉菑、皆言所經之處也、並無介字居間焉、五代史吾嘗西

至崆峒、北泝大六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過大陸、浮江淮、皆記身經之處也、送韓侍御序東勵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迷菖亭記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泯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觀前兩引、記其道途所經之處、皆置內動之後、如止詞然、並無介字以間焉、公定八臨南駿馬而由乎孟氏、由乎孟氏者道經孟氏家也、所經之處、介以乎字者、非常例也、

三記所至之處、後乎內動、無介字者、常也、然有介以於字者、

論子適齊、吾自衛反魯、子入太廟、子之武城、又太廟並適齊

云、曰適衛、曰反魯、曰入太廟、曰之武城、曰適齊者、皆記所到

之地、而無介字以爲問也、孟王之臣有託其妻子于其友而

之楚游者、不能造朝、孟子之平陸、然友之鄒、曰之楚、曰造朝、

曰、曰之平陸、曰之鄒、皆言所到之處、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

桓二公子翬如齊逆女、襄十及著雍疾、昭四許男如楚、楚子

止之、秦策蘇秦去楚之秦、燕策五日而至郢、叔孫通列傳叔

孫通已出宮、反舍、又通亡去之薛、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

北至定陶、又長史欣恐、還走其軍、又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又項伯乃夜馳之沛公、又沛公起如廁、黥布列傳適幸

共晉偕亡之江中、諸引、凡所至之地、皆無介字、孟臣始至於境、於境者所至之地也、前引至字所至之地無於字爲介今加於字、亦無不可、又放於瑯邪、又反於魯、又趨造於朝、曰放於瑯邪、至瑯邪也、反於魯者、反歸魯也、趨造於朝者、即上文所云趨而造朝也、皆可無介字爲介也、至樂昔者海鳥至於魯郊、秋水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公莊三十二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桓十五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僖四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襄十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襄十一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

襄十九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諸引所到之地、皆爲介字所司而同一動字後前節所引並無於字爲介者也、大抵之適如三字解往也、其後記所到之地、未見有介字爲介者

四記所在之處、介以於字者常也、不介者有焉、

孟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岐山之下者、所於邑之處也、焉者於此也、卽所於居之處也、兩字皆所在之地而以於字爲介、又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地名、孟子所於宿之處也、又出舍於郊、郊者、所於舍之處也、論乘桴浮於海、海者所於浮之處也、秋水孔子遊於匡、又莊子釣於濮水、達生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山木莊子行於山中、又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桓四公狩于郎、襄十一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齊策孟嘗君就國于薛、趙策止于蕩陰不進、昭二十九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諸引凡記所在之處、皆有於字以介焉、以上記所在之處皆後於內動字、至外動字或受動字其後記所在之處亦槪以於字為介、論子畏於匡、猶云子見畏於匡也、畏者受動字也、於匡者記見畏之地也、山木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諸受動外動後所有於字皆司所在之地、隱十一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寫氏、桓二公

嘗齊侯於讙、諸引同上外動字轉詞介以於字而記處者可參觀也、

孟孟子去齊居休、居休者居於休也、休記所於居之地而無介字以間焉、昭四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復田江南者田於江南也、江南所於田之處而無介字以間焉、魏其列傳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藍田所於居之處也、項羽本紀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戲下者記所於罷之地也、以上內動字後記所在之地而無介字者、史籍中往往而有、外動字後其轉詞記所在之地、亦不以於字爲介者已詳於前、可毋引也、項羽本紀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猶云徙義帝於長沙郴縣也黥布列傳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猶云徵兵於九江也又黥王敗楚彭城猶云敗楚於彭城也大宛列傳於是天子始種蒲萄肥饒地猶云種之於肥饒地也史記注同一句法於字有用有不用者項羽本紀云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前句曰於醜地後句惟曰善地不介於字而辭意亦明同一句也史記用於字而漢書刪去者漢書用於字而史記刪去者難僕數也項羽紀史記云大破秦軍東阿漢書云大破秦軍於東阿史記云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漢書云掃境內而屬將軍高祖紀史記云即皇帝位汜水

之陽漢書云郎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蕭何傳史記云貧種瓜於長安城東漢書云貧種瓜長安城東張良傳史記云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漢書云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張耳陳餘傳史記云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漢書云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韓信傳史記云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漢書云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樊噲傳史記云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漢書云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曰尸曰犨兩地名皆單字皆加於字以足之至尸鄉則雙字矣不加於字者殆爲此

邪前云封其後爲封其後宋者蓋魯宋雖爲單字地名而合於封其後三字則四之矣東攻秦軍四字如續以單字地名則五之不偶矣然亦未敢拘爲定例也劉敬傳史記云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漢書云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總觀兩書史記之文紓餘漢書之文卓犖於字之删而不删其有以夫

內動字惟言去來之行而無轉詞以記處者蓋參觀上下文其處可知也

論三日不朝孔子行 行內動字解去也雖不言從去之地而去魯可知矣 又佛肸召子欲往 往者至佛肸所召之處也不

言可知、穀桓四夏天王使宰渠來聘、來者、至魯也、不言例也。襄十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返、返者、回晉也。燕策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又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又詘己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諸所至之地、與所處之地、皆空論、可不言而喻也。惟馬今至矣一句、其所至之地、燕也、與別引不同。叔孫通列傳、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所行所往之地、不言可知。襄十八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其從遁之處、有不待言者。

內動之行、雖不徑達乎外、至其行之效、有所歸宿者、則爲轉詞、

其轉詞概以於字爲介焉。

宋王向吾甚慙於孟子。慙者自愧也，其自愧之心發之於內仍未見之於外也。不曰慙孟子而曰慙於孟子者，蓋孟子非其所慙之人，乃其自慙之效所歸於也。又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洽於天下者，言浹洽之效普施於天下也。又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猶云所行仁義有不足於心也，故心者，乃仁義充足之效所於發著也。又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凡充溢志向順遜愧怍利益諸動字，其轉詞概

以於字爲介有如此者然同一動字後有於字與無於字其意有因以不同者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註云攻治也猶治玉石者專精以討求也其實應解致力於異端也故以乎字爲介乎同於有以攻字解爲攻擊之意則乎字費解矣蓋攻人攻城諸語人城攻之止詞而無乎於介字以間也商君列傳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平準書然無益於俗韓非於功利矣屈賈列傳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又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桓十三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莊二十二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成十執其爲

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者而夕於側也歷三王貳於欽鄭伯猶王襄十四不興於食亦無善羈穀箸十九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悖耳目塞公叉十三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秦霸是故兵勝於外義滿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又今之嗣主忽于治道皆惛於欲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于猕溺於醉以此論之王周不能行也齊桀文惰于是憤於憂而生悖亂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逍遥遊中於讒阱死於陷穽體膏漸潰於失欽被服於成俗又以爲繁縟飾貌無益於治山木梨然有當於人心痍桑癈不死於網罟之患徐無鬼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張擇之列傳自度

修緊益於張廷尉與衛中行書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上李侍郎書遂導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祭田横墓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士之所爲李翊書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與鄂中丞書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讀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三上宰相書豈待有所計議能外於周公之化者哉李寔立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又過目取所試讀之乃頗

於俳優者之辭，又皆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得於人耳，又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答陳給事書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又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答竇秀才書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處州孔子廟碑其子弟皆興於學，凡內動字，以於字介其轉詞者，蓋不勝引也，諸引轉詞，要皆以於字為介，而不必泥於效所歸於之意，蓋亦有記效所發現之處者也，如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兩句兩轉詞，介以於字者，惟記耕釣所在之

處耳、

轉詞有記行之緣起者、概先內動而介以自字爲是、從由兩字亦間用焉、其記行之所同發者、亦先內動而惟與字是介、

賈誼傳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自此者、患興之緣起也、而先乎起字、起內動字也、大宛列傳大宛之迹見自張騫、自張騫同上、見本受動字、而爲顯見之解、則內動字矣、六國年表序六國之盛自此始、自此者同前、始內動字也、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文翁傳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儒林傳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屈原列傳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送王秀才序故欲觀聖人

之進、必自孟子始、張介然後序城之隔、自道所分始、皆如前、叔孫通列傳諸果獻、由此興、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由同自字、餘同上、燕策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從同自字、餘如前、如記緣起之處、仍介於字、六國年表序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曰西羌、曰亳者、皆地名、禹湯興起之處也、月表求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閭巷亦王跡所興之處也、故介於字而後動字、然六國年表云、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用雍州者、即以雍州也、是雍州乃秦之所以興、而非所於興也、自蜀漢、後乎興字者、漢之興成爲一讀、自蜀漢轉成一句、而自字則用如動字矣、叔孫通列傳原廟起、以複道故、

復道記原廟緣起之故故介以字見介字篇

又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言字後記所言者、則爲外動字、今不記所言者、則言作對語之解、而爲內動字矣、所與對語者、右師也、驩也、其轉詞也、介以與字而先焉、又堯舜與人同耳、與人如上、又其妻問所與飲食者、所與者、同飲食之人也、又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又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何爲紛紛然與百

工交易，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句轉詞以

與字爲介者，皆與起詞同發一行者也，故位先動字者此也

襄十四：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僖二十八：晉侯夢與楚子搏。又：請與君之士戲。六國年表序：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鯨布列傳：晉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勿與通者，勿與之通也。平原君列傳：約與二十人偕。商君列傳：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封禪書：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屈原列傳：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禘祫議：今之所議，與此正同。改葬服議：近代已來，事與古異。上崔虞部：其一人，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

竟退之上宰相書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孟東野書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諸引轉詞以與字爲介者、皆先動字、所以明其行之與起詞同發也、

前論止詞必後外動、而轉詞則先後無常、至名字不爲止轉兩詞、而惟以狀動字者、則必先所狀、動字之可狀者內外一也、此與賓次節所論同例、

貨殖列傳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如圍棊之置也、棊名字先於置字、以狀其布置之式、置字用爲受動字、項羽本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言身

如鳥翼之遮蔽沛公也翼名字先蔽字以狀其左右遮蔽之容蔽外動字也循吏傳秋冬則勸民山採言敎民山中採伐也山名字先採字以狀採伐之處汲黯列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言當面折責也亦以狀折責之光景也史漢類此者難僕數也吳王濞傳云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張耳列傳云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貨殖傳云則人民歸之繈至而輻湊又云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春申君傳云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始皇本紀云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陳平世家云太后面質呂嬃於陳平周勃世家云條侯趨出景帝目送之叔孫通列

傳云、公所事者且十主、皆而訣以得親貴、趙世家云、今晉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荊軻列傳云吾曩者目攝之、樊噲列傳云、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陳平世家云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酷吏列傳云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又云姦僞萌起、主父偃列傳云、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蘇秦列傳云燕猶狼顧而不能支、張儀列傳云、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主父偃列傳云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蒯通列傳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屈原列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刺客列傳云、范氏中行氏皆衆人遇我

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項羽本
紀云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匈奴傳云雲徹席捲、相如
傳云雲布霧散、趙廣漢傳云見事風生、相如傳云武節猋逝、
馬宮傳云希指雷同、匈奴傳云深入霆擊、中山王傳云骨肉
冰釋、賈誼傳云天下雲合而嚮應、贏糧而景從、谷永傳云災
異鋒起、霍光傳云天下鼎沸、王傳莽云三輔盜賊麻起、谷永
傳云欲以檻塞大異、又云鏡考已行、刑法志云毛舉數事、義
縱傳云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又送區冊序云小吏十餘家皆
鳥面夷言、送鄭尚書序云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又云至紛不
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藍田丞壁記云鴈鶩行以進、南海神

廟碑云、山行海宿、不擇處所、諸引句、皆以名字先乎動字而
狀焉、
內動字無止詞、有轉詞、倘已然、有內動字用若外動者、則亦有
止詞矣、
應帝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來田
者、使人田之也、來藉者、致人羈縻也、來內動也、今用如外動、
故用與藉兩字、皆其止詞矣、襄二十二、若三泣臣矣、敢問誰
之罪也、泣內動也、泣臣者、知臣遭患而爲之泣也、用如外動、
故臣字其止詞也、魏公子列傳、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
公子車騎市中、久立公子車騎市中者、故使公子車騎久立

於市中也、立字用如外動、高帝紀引入坐上坐、坐內動也坐上坐、則第一坐字用如外動矣、張耳陳餘列傳張耳故使人召前陳餘、國策之王前、觸前、前字內動也、召前陳餘、前字爲外動矣、襄三十遂仕之、使助爲致、論語云吾將仕矣、仕內動字也、遂仕之者、使之仕也、則仕爲外動字矣、成二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詩云王赫斯怒、怒內動也、怒叔父者、致叔父怒也、則怒爲外動矣、成二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信齊沮者、使齊沮見信也、則信爲外動矣、定四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逃于者、使王逃也、逃字用如外動、樊噲傳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猶云不令納羣臣也、入字用如外動、刺

容列傳大驚韓市人，猶言使之驚也，公莊三十三季子和藥而飲之，封禪書從于孫飲馬於河，外戚傳告式以筐中物予獄中婦式自臨飲之，三飲字皆使之飲也，非飲可飲之物也，駢拇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呂覽安死篇夫死其死視萬世猶一瞚也，死字用如外動，孔公墓誌銘天子入先言，猶言聽先入之言也，入字用如外動，韋公墓誌銘入去渫汚氣盈蒸，又云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鑄斗門，以走潦水，一去字一走字皆內動而用如外動，順宗實錄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左氏云使相可也，相爲內動字，不相延齡渠牟者，不使之相也，用如外動字矣，凡

諸所引內動轉爲外動者、皆有止詞繫其後焉、孟子云、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同一殉字、乃一曰殉身、一曰殉乎人、即一爲止詞、一爲轉詞、又云、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又云曰害於耕、同一害字、一曰害人、一曰害於耕、即一爲止詞、一爲轉詞、若是動字之用有兩歧者、亦時見之於書、

同動助動四之四

凡動字所以記行也、然有不記行而惟言不動之境者、如有無似在等字、則謂之同動、以其同乎動字之用也、有不記行而惟言將動之勢者、如可足能得等字、則謂之助動、以其常助動字

爲功也、

有無兩字用法不一、有有起詞有止詞者、有有起詞而止詞則隱見不常者、若記人物之有無而不明言其爲何者所有何者所無、則有止詞而無起詞者常也、在字必有起詞而後繫者爲止詞、爲轉詞、無常他同動如常例、

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與事有之起詞、本末終始皆其止詞也、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四句有字各有起詞與止詞也、秋水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四句無字各有起止兩詞、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有無二字對待爲句、各有起止兩詞、莊二十八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兩無字爲讀同上。

間以所字合動字，繫於有無兩字之後以爲止詞者，所字篇內已引證矣。學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懥動字也，所字合之，置於有字之後，所以爲其止詞也，猶云忿懥之事也，故所忿懥三字合成爲有之止詞，有所恐懼等句同解。論君子無所爭，所爭二字，無之止詞，猶云君子無爭之事也。又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猶云無所禱之處也，與奧竈云乎哉。游俠列傳序，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滑稽列傳，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又若無遠有所之。食貨志，盜賊有所勸，亡

逃者得輕賞也高帝紀高帝因仰傷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蘇武傳子爲父死無所恨東方朔傳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陳湯傳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能自保于定國傳論讞無所拂諸引句皆以所字合於動字置於有無兩字之後而各爲其止詞也

有無兩字後習用以字介詞以繫動字於後而止詞則隱而不書孟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兩言有以異又兩言無以異異動字也以以字介於有無兩字之後其實言無兩字之止詞隱而未書有以異乎者猶云果有何以相異也無以異也者猶云實

無何以相異也、何字乃有無之正詞、今不明書、下同、繫辭上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又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其疏云聖人有其神妙、以見天下深賾之理也、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是則有之正詞、乃其神妙與其微妙也、而以後諸字乃所以記神妙與微妙之功效耳、論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猶云無事以爲也、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猶云瞽者無目以與也、聾者無耳以與也、荀子榮辱篇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賈誼傳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賈捐之傳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人

閒世子其有以語我來平原君列傳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送石處士序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與崔羣書僕無以自全活者上張僕射書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 諸引句有無兩字後必有止詞隱而未書者而後以以字爲介即以言所有所無之功用也間有以與字爲介者句法亦同哀八年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猶云爲雖無人與立必有人與斃也是人字乃有無兩字之止詞今雖不明書而其意已顯然矣

有字後緊接動字則有惟有之解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殺動字也、緊接有字並未間以介字、則作惟有之解、猶云志士仁人、決不求生以害仁、惟有殺身以成仁而已、無字作不字解者、常也、孟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猶云、故君子惟有不戰而已、戰則必勝也、宣十五受命以出、有死無霣、猶云受君命以出、惟有死耳、決無廢墜君命之理、又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有後緊接斃字、斃動字也、以國者、所以狀斃也、此句內有以二字不連、不同前例、猶云、城下之盟、寧以國斃不能從也、寧與惟有同意、以上各節所引有無兩字、皆有起詞、

凡記人物之有無、惟有止詞、而無起詞、約指代字篇內有無

兩字、或以爲代字者、以其隱指某人故耳、今以有無兩字、列於同動、故類及之、孟今有璞玉於此、今以璞玉置之當前、於此見有璞玉焉、至何人有此璞玉則不言也、故有字見爲無起詞者、此也、而璞玉實爲有之止詞也、如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有美玉於斯、如有復我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不有博奕者乎等句、孟子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有爲神農之言者、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有童子以黍肉餉、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者、有人於此、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等句、只言有其人耳、而並未言有於何人者、故皆無起詞、以

上所引有字於約指代字篇內作爲某人之解者以其隱有人字故耳、至于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句王之臣乃約數之母非起詞也、猶云王臣之中有如是之人者、故孟子古之人有行之者、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等句胥是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句內上世二字非起詞、亦非約母、只記時之加語耳、不可不辨也、惟如是句法鮮有用無字者、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猶云仲尼徒中、無人道及桓文之事也、舍此則僅見矣、無字作爲無人之解、此約指代字篇內所以作爲代字、使學者易於領悟、今既別以同動、故以類焉、逍遙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又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齊物論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又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外物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諸有字句法同上

應科目與人書今有有力者，當其前矣，上張僕射書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中皆晨入夜歸，諸有字同上，

有無兩字用以決事之有無者，亦惟有止詞而無起詞，其起詞概爲讀，且有無兩字先後乎其止詞無定，學所礙乎身不

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所字至者字讀也、有之止詞以其先乎有字、故加之字以代止詞、又以有弗辭未字、故之字先乎有字、又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之字所以指前讀也、前引兩句、有無兩字皆後乎讀、惟有止詞而無起詞也、曰未有、曰無之、皆決辭也、又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猶云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也、後兩句同此、此有字則先讀矣、句意同前、論蓋有之矣、之指前文有者、決辭也、又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句義同前、孟於傳有之、之亦指上文 又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夫子止詞、又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猶云

君子而可以貨取者、未之有也焉有者、設問以反決也、至孟子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與夫司馬相如傳云、且夫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兩句則未有兩字錯置於讀之間、猶云枉已者能直人者未之有也、他句倣此、歐陽生哀辭云、自詹已上、皆閩越宦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有字仍爲決辭、統觀諸所引者、所有有與未有、惟以決有無其事耳、故其事爲止詞、而未言爲何者所有、故無起詞、如此句法、固不勝書、而無字往往以未有二字代之、故罕見焉、無字代不字、常語也、此不載、載諸狀字篇內、如句首不言無、而言不有者、則往往有假設之辭、僖十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二十八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文十二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四引不有、挺接上文、皆在句首、解若若無之意、至僖公二十八年云、以君之靈不有甯也、不有二字、非在句首、則無若無口氣矣、

在字、言人物所處之境、同動也、其止詞則名字動字皆可、然有介以於字者、有不介者、意無少異也、桓六季梁在、何益、單言在字而無止詞、與內動無異、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後、皆以動字承之、以明大學之道所在之事也、其後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云云、諸在字與上同義、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三引在字後皆以名字爲止詞、又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兩在字後以代字爲止詞、漢唐列傳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鉅鹿地名後於在字而無介字以間之、又三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宣十二晉師在敖鄗之而、又參之肉、游在晉軍、襄十五羣臣敢在下風、上于襄陽書其故在下之入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送孟秀才序其要在辨擇而固交之 諸所引在字後或爲名或爲讀、或爲頓皆無介字、魏公子列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猶云公子能急人之困在於何也、安狀字有於何之解、此爲在之轉詞、與孟子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同一句法、惡狀字亦有

於何之解所引兩讀各爲在字起詞至大學心不在焉焉代字解於此也而爲在之轉詞馮奉傳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於良將在之轉詞淮陰侯列傳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三在字後所有名字皆以於字介焉傳二十七衍虛核卿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於是二字雖先在字乃轉詞也賈誼傳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又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兩引在字其後一爲名字一爲動字皆有於字以介焉貢家賤事宜狀假如發其人盡一其如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在後名字亦以於字爲介在字之於句也有不明著者秦策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猶言在於

朝在於市也。達生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猶云人之所取畏者在袵席之上飲食之間云。此句並無介字。然則必有同乎動字者。隱而未書。解以在字。於義最順。

其他同動字。爲似類等字。而如若等字。雖爲狀字。而其用與動字無異。亦可列入同動字也。鄉黨屏氣似不息者廣韻。似類也象也。故不息者可爲似之表詞。秋水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不似二字。所以決言前後兩讀之不相同也。然以乎字則設問而爲反決之辭。宣十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兩似字後一代一名。言相同也。未有似不及也。然則

似字後或爲名字或代字或讀皆可此其所以同乎動字也魏策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三言似字兩言類字皆有相象之意故兩字用法亦同杜五曰非其君也不類不類者不類君也國策王類欲令若爲之猶云王似欲令若爲之也酷吏列傳吾所爲賢人輒先知之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類後一讀以爲表詞是則類字後或名字或代字或讀皆可然漢書匡衡傳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類字疏作皆字然解作似字則辭意較婉亦無不可各書立之賓退自取所試驗之乃類於併從者

之辭類後以於字爲介於義亦順然昌黎爲韓滂墓誌銘則云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則類字後并無於字爲介矣蓋類字後如係名字可介於字若靜字若譬介以於字則不順也

如字爲用不一而作同若之解者其後皆有名代等字以爲止詞或爲表詞亦可與動字無異故列入同動字若字亦然黥布列傳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 如漢王居者與漢王居相同也魏公子列傳侍如故 如故者與前無異也高帝本紀誠如老父言不敢忘德又使人還報懷王曰如約如老父言者同老父所言也如約者照所約也亦有齊同之

意。歷頁傳：太尉亦報如之。如之者，與之同也。項羽本紀：樊噲：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如此者，同前所云也。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如者，不同也，比辭也。是則凡言如之何、如何、如是等語，皆此例也。淮陰侯列傳：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果若人言者，誠如人言也。秋水：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又：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若與不若者，即如與不如也。是則凡言何若、曷若者，均此矣。

可、足、能、得等字，助動字也。不直言動字之行，而惟言將動之勢。

故其後必有動字以續之者，即所以言其所助之行也。

可足兩助動字後所續其他動字，概有受動之解，前有證矣。然既曰助動字矣，則所助動字或爲受動，或爲內外動諸字，亦無不助也。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可字後續以勝，食、勝、用等動字，皆受動也。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足字後續以言字，亦受動也。齊物論：形固可使爲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使字後於可字，受動也。宣十二：賦而不撓，參之肉，其足食乎。食字後於足字，亦受動也。上張僕射：斷誅不足懼者，辭不足感心也，粱不可拾者，亦不能切身之

也。聽在足後，捨在可後，皆成受動。總之，凡動字後乎可、足、助動字後，皆可轉爲受動。有如此者，得字後之動字亦然，然不常見。史記二分爲之極，又焉得立。焉得立者，即何得見立爲太子也。故立字在得字後，亦轉爲受動矣。孟梁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得聞者，何大欲也。故得聞，外動字也，可字助之。又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坐，內動字也，可字助之。又通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取，外動字也，可字先之。論淮西事宜狀兵之勝負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凡四引可字，皆助外動字也。然可者，猶

云然後可也、此唐人公文語也、昭十二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所畏者四國也、足字助之畏字亦可視同受動、畫公行狀 凡所誅罰於上者不足道也、歐陝衰道士狀此乃古道之事、又何足貴乎、論淮西狀泰山壓卵、未足爲喻、凡足後動字、概爲受動、故重引以明之、此以上言可足兩助動字、

凡動字爲能字所助者、概非受動、以能字明有使然之意、孟孰能一之、一外動字、後乎能字、有使之爲一之解、又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能辟能充者、皆有使然之意、屬十一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隱十一

一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秋水，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諸引能字所助者，皆外動字也。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云云，能盡其性者，猶云設如能盡其性也，經生家即以能字有假設之意，不知凡提接之句，或重疊前文，如能盡其性之類，皆庽有假設之語氣，不必以用能字爲然也。昭二十六，能貸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平淮西碑，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董公行狀，彼不能事君，能以從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諸引讀所有能字，皆有假設口氣。上爲

僕射第二書進若習熟則無危懼之憂遇能便捷則覓敵射之虞、經生家以句內若能兩字互用卽以能解若與若使之明證甚刻舟膠柱之見也唯能二字連用爲常前論爲字意有未盡今更引以明之庸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云云爲能二字相連與上唯字相應中庸習用之蓋爲字斷辭也孟子有唯士爲能一句與此正同秋水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與中庸句法少異、知北遊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越語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甘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兩引唯能之句一有

爲字一無之、

劉不得已而之歐丑氏宿焉、又得待同朝甚喜、得解如能字、故曰待兩字皆爲得字所助也、宜十二不從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可得兩助動字連用、並助食字、襄三十楚執事之不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昭元君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論唯西我晨夫祿猶、不得安業、行難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得字後諸動字、概爲外動而爲所助也、

助動之後、往往介以以字、而直接所助之動字者、明其所以助

也、

孟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大者、猶云小固不可以之敵大也、以之者、即以小也之代小字而爲以字之司詞、爲其見於上文、故不書、明詳於介字篇、敵外動字、爲可字所助、下二句倣此、又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可以比者、猶云可以所脩者比也、以之司詞、已見上文、故不書、然有書明者、如孟子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一句、猶云焉有君子而以貨可取也、貨爲以之司詞、至如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雖罔以非其道諸句以字司詞皆其句之起詞也如是以以字爲受動字亦無不可蓋以字可作用字解隱十一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我不可以後之者猶云不可以我後之也與前引同昭十五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以之司詞在上文秦策臣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齊策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欲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

以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淮陰侯列傳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秋水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養生主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至樂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馬蹄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在宥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諸所引句、可後以字、其司詞并其起語、即其前文、故不重書也、可以兩字、經籍習用有如此者、

孟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力足以舉者、猶云以力足舉也、以字司

詞仍爲起詞與可字後以字無異又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祿足以代者卽其祿足以之代也隱五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孫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項羽本紀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汲鄭列傳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貨殖列傳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秋水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人間世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莊世家循法之功不足以言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知北遊生者暗噫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在宥而使人之心殆殆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諸引句足字後以字司詞皆不明書

孟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皆能以朝諸侯者猶云皆能以百里之地朝諸侯也蓋所能朝諸侯者徒以有百里之地也以字司詞見於上文故不書明與司足而助動後以字相同 又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能以與足以對用、用法無異、僖二十六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天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荀子議兵篇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三引能以皆同上 叔孫通列傳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得以詐立者、猶云以不蚤定扶蘇之故、趙高能詐立也、得以與能以同解、惟得以兩字經史不習見、故不多引、又助動諸字、亦可單用、而無其他動字爲續者、蓋所助動字已見前文、故不重言也、前文無所助動字而亦單用者、則非助動字矣、

孟臣弑其君可乎、可乎者可弑其君乎也、弑字在前故可字

雖單用而其後當有栽字意不言而喻、又日何由知吾可也、可字後有保民之意 宣十一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平、對曰可哉、襄二十六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昭五以為有其備何故不可、定元 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莊九 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僖二十二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秋水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李斯列傳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廉頗列傳 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屈賈列傳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 今而有過脩令之可也、退之可也、騶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繫之司寇鋸之徒官、司虛

小者賢而據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論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諸所引可字、或殿助字、或否、無不單用、而所助動字、既在前文、故不重言也、足字單用不常見、文元能行乎、曰、不能、能事大事、曰能、兩答所問、一曰不能、一曰能、能字皆單用、蓋所助動字卽行字、已在前文、故不重言耳、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能者、卽徐行耳、昭十二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一問一答、能字單用同上、秦策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未能者、未能爲帝也、倒用法、秋水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與孟子徐行句同法、論語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句、亦此例

也、孟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又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又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又國欲治可得乎、刺客列傳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可得兩字連用爲常、孟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得字單用、惟臣爲得字所助、間以而字、另有例也、襄三十六若保是吉也、欲辟禍祿得乎、得字單用猶云能、辭福祿乎、昭二十五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襄十三夫二三子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兩引得字同上、

可足二字間有用如靜字者、則非助動字矣、昭元子封曰、可矣、又公問其期、曰可矣、可矣者、言其時之可也、故可字屬如

表詞。韓愈：「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足矣」者，亦表詞也。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足」字雖有受動之意，而用如表詞。文帝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張一之列傳：「法如是足也。」同上。然「可」「足」「能」「得」諸字用如外動字者常也。汲一列傳：「使人可其奏。」所可者，其奏也，故「可」爲外動字。柳州尉攻：「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猶云吾侯於意得無不以所聞之事爲可也。是恐其所不可者爲所聞之事也，故「可」字止詞隱於上文。孟：「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一不足於一與？」「足」字用如內動字，故「於口」「於體」，其轉詞也。燕策：「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不能期年」者，未及期年也。此「能」字之又一解也。至「得」字

之爲外動字、經書習見、不勝引也、

無屬動字四之五

動字所以記行、行必有所自、所自者、起詞也、然有見其行而莫識其所自者、則謂之無屬動字、言其動之無自發也、凡記變槪皆無屬動字、

公隱九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震雪三字皆天變也、然莫識變之所由起、故無起詞、無起詞、則動之行無所屬矣、三傳書天變類如是、 汲鄭列傳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失火者、非河內失也、於河內失也、故失火無主、亦記變也、

公桓三 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

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有年之有字、亦無屬動字、蓋不識其爲何有也、有字往往無起詞、不僅書天變也、前論有無二字已詳、玆不重贅、

有連字假用動字而無起詞者、亦可謂無屬動字、其詳見連字篇、

後漢朔厥傳統之方執易因險途難御、之代字指上文統字、止詞然何爲統者、則無所指明、故可謂之無屬動字、統之二字用爲總結上文之連字、由是、五帝本紀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總之二字亦此例也、不特此也、禮書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儒林傳至於成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天子之業而

潤色之、所謂至于者、言其時耳、用爲承上起下之連字、嚴一之列傳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酷吏列傳一歲至千餘章、淮陰侯列傳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孟嘗列傳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又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又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屈原列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所引陵遲而至、又一歲至不至、與夫推而大之、推而遠之、以及要其歸、推此志也、諸語皆無屬動字、以爲連字者、張釋之列傳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令他馬設令爲他馬也、然誰令令之、則不言也、故假令、假設、浸假、諸動字、假以爲推宕連字者、亦此志也、